

第七回 俏書生連傳詞藻 美英娘密訂終身

詩曰：

絲蘿逸逸好良緣，占盡人間雙玉仙。

但恨斷橋多阻隔，相逢花下妒爭妍。

話說王雲清晨見香珠又來，喜之不勝，忙出去。香珠道：“王先生起何能早？”王雲道：“小生知小娘子今早要來，故此早候。”香珠笑道：“不敢有勞，何須巧言！”王雲道：“小娘子可是又來採花？仍待小生和你採花。”香珠面紅道：“先生乃讀書君子，出言盡帶芒刺，非正人也。”王雲忙陪笑道：“小生出之無意。小娘子休得見怪。”香珠道：“這也罷了。昨日先生雲思鄉之言，有何見諭？”王雲道：“小生也無他說。因汝大王攜我在此，舍間老母未免懸望，小生在此日食不安。這段苦衷無所以告，今向小娘子言及，可有良策以告小生麼？”香珠道：“遠離鄉井，自然掛念，莫若先生權且在此讀書，就是尊堂處，能有一禮之通可以安心。”王雲道：“隻身孤影，叫小生哪裏去通信？小娘子總說的是寬心話兒。”香珠道：“事亦不難，待妾與小姐商量，或有良謀，也未可知。”香珠又道：“先生府上自然已經娶過，故此急欲懷歸。”王雲歎道：“再莫言起，小生婚事，倒還未聘，向有一門姻議，也屬鏡花水月。若然要娶時，室中有婦久矣。祇因小生立心要訪一個才貌兼全的佳人，所以耽誤至今。”香珠道：“如此說來，先生青年尚還虛室。若是未娶，歸期也還緩得。”說罷道：“再煩先生折一枝桂花與妾去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還有一事相煩小娘子。”香珠道：“又是何事？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有俚言一律，望小娘子帶去，煩小姐改削。”香珠道：“這事妾不敢領命，此即是傳詞遞柬，非妾所為之事。”王雲道：“不妨，此詩莫過求教於小姐，並非淫詞，有礙於小娘子。”香珠祇是搖頭，王雲無可奈問，祇得向香珠深深的一揖道：“望小娘子方便。”香珠明要帶去，故意作難道：“帶便與你帶去，倘有污耳之詞與小姐看將出來，竟送到大王處，莫怨於妾。”王雲道：“休要取笑。”隨將詩遞與香珠。又折了一枝桂花，香珠拿了進去，正是：

傳消息小裙衩，一笑含春智滿懷。

每到花陰身裊裊，胸藏機慧巧安排。

卻說香珠折花回來。英娘尚未起床，香珠走到榻前道：“小姐今日失眠了。”英娘道：“我今早身子有些不爽利，故此起遲。”隨被衣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問道：“這桂花可是你去折來的麼？可曾見那生？”香珠假意笑道：“今早卻不曾見他。”英娘道：“賤人又來騙我了，去了這一早晨，不知在那裏與他做些甚麼事，也不對我說聲，竟自去了，我問你時倒要哄我。下次不許去！”香珠道：“小姐不要著忙，待賤婢說來。我到園中，那生已在樹下觀花。見了賤婢，他就說起思親還鄉的話，道大王不肯放他下山，欲要帶一信回家，未得其便，故此日日憂愁，不得安心。”英娘道：“這也怪他不得。”香珠道：“這生還求計於我。小姐想，賤婢曉得甚麼，祇得說出小姐來了。”英娘驚問道：“賤人，你又說出我甚麼來？”香珠道：“待妾回去與小姐商量，或有計策，也未可知。”英娘道：“汝可為多言，此乃大王之事，哪有甚麼計策？以後便怎麼？”香珠道：“次後我就回來。他道：‘素知小姐詩賦精微，必要請教。’隨向房中取出錦箋一幅，託我帶來。賤婢再三不肯，他求之懇切，祇得又帶來了。又恐小姐見怪，所以不敢呈覽。”英娘道：“論理不該接他的纔是。但我山寨中有才並無識者，今日與他唱和一二，亦未為不可。”香珠就在袖中取出來遞與英娘，英娘接來展開看時，祇見上面寫著：

久慕小姐大才，渴想之私，時刻不忘，今集齋頭，偶成即景一律，實貽笑於大方，祈小姐改正，若得沾光，更求步韻。左呈台覽。

得傍娥眉筆硯香，文思郁郁阿家娘。

華牆珠玉篇篇秀，錦案圖書疊疊章。

月白花陰留睡鶴，風清梧影待棲凰。

飛瓊言語何傳錯，污卻幾頭翰墨光。

英娘吟了幾遍，笑道：“書生詩思清新，自然是才士。何其出語甚狂，言我非才女，以假借耳。細玩其中隱詞，又欲求婚，含而不露。”香珠道：“他譏笑小姐，也要回他一首，奚落他一番。”英娘道：“這個自然，可取筆硯來。”香珠隨取過文房之具，擺在英娘面前，磨好香墨。英娘就提筆和成一律，疊做方勝，隨命香珠送去。

香珠拿詩來到園中，走近書房門首，就咳嗽一聲。王雲聽得咳嗽，走出來，見是香珠，喜得迎上道：“小娘子此來必有好音。小生的詩，小姐可曾賜教？”香珠道：“還要甚麼詩不詩！我拿去，小姐見了，被他一場臭罵，叫我丟還你！”王雲聞言，一天的歡喜，竟變作滿肚愁腸，道：“小生的原詩在哪裏？”香珠取出來遞與王雲道：“這不是你的原詩？”王雲接來，垂頭喪氣的打開來看，又忽然喜逐顏開，道：“小娘子，你好作耍小生。”香珠道：“早對你說了，就無此番情景了。”王雲看上面寫著“奉和原韻”，道：

莫道書生詞語香，詩文猶讓杜家娘。

今朝污墨終成句，他日成名卻負章。

鶴夢恐驚山外鳥，雞聲怎聽海邊凰。

侍兒誰示多消息，諒奪賢才寶物光。

王雲吟完道：“詞頗精明，真乃香閨之句。我之詩句卻也狂些，如今也譏刺於我，好筆力也。”香珠見王雲沉吟，道：“先生如此沉吟，莫非疑此詩又是假借麼？”王雲道：“小姐真仙才也。小生詩句唐突，再當荊請。適間所言之事，小娘子可曾與小姐言及？”香珠道：“妾已向小姐說過，小姐道：‘此乃大王之事，豈能如何耶？’”王雲聞言，愁鎖眉尖，亦無奈何，隨道：“小生再題詩一首，煩小娘子帶去請罪如何？”香珠道：“既如此，可速做來。”王雲就到房中，也不落草，書成一絕，出來付與香珠帶去。王雲想道：“英娘之才已知，未識相貌何如？如果才貌兼全，又是夢雲的這一段想思矣。”

且說香珠進去回復英娘。英娘道：“你將詩去，他說甚來？”香珠道：“他見了小姐之詩，稱讚不了，自己惶恐。”英娘道：“他先恐我無才，故來試我；今見了我和去之詩，就如此謙罪。此生不獨有才，而且有志。”香珠道：“小姐不要過於讚他，還有一詩在此。”隨遞與英娘。英娘接了來看，道：

書香今已屬娥眉，謝傍仙樓白玉詩。

妒柳妒花情未足，情思能讓傳情時？

英娘看過道：“書生何以前倨而後恭，文詞隱逸，欲求我相見之意。我乃閨中弱女，豈好與汝相會？也祇好復和詩一首。”隨題一絕，疊好向香珠道：“明早送去罷。”香珠答道：“這自然明早送去。但此生深有情義，小姐不可錯過念頭。”英娘歎道：“世間才郎，人所共願。祇因我是閨中幼女，他是戶外孤男，恐妨清白，故此難露於形容。”香珠道：“小姐若不依權變，拘此小禮，誤卻終身大事。勸小姐莫作閨中兒女之態。”英娘道：“汝當慎言，我自自有道理，到日後再講。”

且說王雲見香珠去了，不出來回復，心上疑惑不定，道：“為何一去不來？莫非見了此詩，不中意麼，故此不來？”就在園中走到廳上，廳上又走到園中，這一夜枕席不安，直到次早，眼巴巴望個多時，纔見香珠到來，喜得眉開眼笑，迎出來說道：“小娘子為何昨日不來？”香珠道：“清晨來往，借折花之由；日中來此，無以可答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娘子言之有理。小姐可有甚麼說話？”香珠笑而不答，在袖中取出一幅錦箋，擲於地下。王雲彎腰去拾時，香珠就戲道：“小官人免禮罷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娘子，你好作耍小生。少不得有一日將你報仇。”香珠笑道：“好人那，恩將仇報，我自去也。”王雲笑道：“小娘子不要著急，仇也是恩，恩也是恩。小生因惜小娘子年幼，不便報恩。”香珠啞了一啞道：“你在那裏說些甚麼話！”王雲笑著，就將錦箋展開，看上面的詩道：

縹囊原弗屈娥眉，一片霞箋戛玉詩。

柳柳花花皆有色，未知花勝柳陰時。

王雲吟哦了幾遍，道：“詞理相合我懷，而蹤跡不露，真乃女中之才魁矣。”笑向香珠道：“小生有一言相告，未知小娘子肯納否？”香珠道：“先生請道其詳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承小娘子垂情，將小生之衷情已申剖於小姐，不過小生求一歸計。今小姐竟依大王拒絕，所以欲邀小姐半面，待小生細剖一番。未知小娘子可能代小生項言否？”香珠道：“先生之言差矣！我小姐乃閨中弱質，從未見人，豈肯輕出？看休作此想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娘子之言，雖則近理，但小生熟思已久，諒來小姐的父母已歸泉下，自隱跡於山寨，何時纔有個出頭的日子？莫若與小生一面，策劃有成，豈非兩全其美？若論其婚姻，聽其緣耳，不敢強求。”香珠道：“前日先生一到，大王將小姐贅君，君何過執不從？”王雲道：“此言前日已經奉告，一則不知其才，二來恐污清白，所以相卻。”香珠道：“今番的小姐不是前日的小姐麼？先生不怕污其清白了？”王雲道：“小娘子若見憐小生，可在小姐面前道其一二。”香珠道：“我那記得這些說話？先生可寫一字，我帶去。”王雲道：“有理。”隨到房中，片刻之間，修成一緘，付與香珠道：“此事全仗小娘子的神力。”

香珠不答，竟接了書進去，到小姐房中，將王雲的說話細訴了一遍，纔將書呈上，英娘展開看書道：

姑蘇王雲頓首至書於英娘小姐妝前：竊聞才化於五色，文章之秀逸，遠刁遙聞，互相傳捷。德配紅裙，才稱弱質，古今宣揚不一。採蘋白室，皆出書香，幽幽清麗，敏敏揮毫，乃仙姬之謫降而下凡塵。近寓於齋，見案疊詩文，壁生光彩，異常識之，方曉珠玉之作，實令予擱筆。即欲趨仰芝顏，請教指迷，奈閨閣深沉，未能插翅，特修尺素，冒瀆妝台，敢懇移玉趾之金蓮，望仙姬臨降園亭，有衷曲一番，必當面訴，自識予之患難，知有嫌疑，斷無效裏，至祈勿卻，若果見憐，望賜一線之音，即當掃門恭候，不勝翹企之至。

英娘看完笑道：“書生甚覺可笑，素無一面，怎生叫我去會他？”香珠道：“小姐可將書中意訴與賤婢一聽。”英娘遂將書中之意說了一遍。香珠道：“如此一番殷勤之意，小姐不可負他愛才之舉；而且王生又是少年智士，小姐一往何妨。”英娘道：“羞人答答的，怎好去會他，此事斷然來不得。”香珠道：“小姐數常愁歎，所為者恐難遇其人。今已見才，又拘嫌疑，就到白了頭發，還是一位小姐。這是賤婢向主之心，請小姐自己三思。”英娘道：“賤人出言何直！縱然要會他，也要想個良策方好。”香珠道：“也不用甚麼良策，一向走的這個門被大王封鎖了。這具鎖原有一樣兩把，一把現在小姐箱子上，到晚將封皮濕透，輕輕揭去，那時小姐可出去會他，直是人不知鬼不覺。小姐意下何如？英娘心中無有不從。香珠道：“事不宜遲。小姐可寫一字去相約他纔是。”英娘此時已經著迷，隨去寫書，提筆想道：“怎樣稱呼纔好？”又想一想道：“有了，莫若作一詞，省得稱呼不便。”隨題一詞，遞與香珠道：“就約他今晚在亭子上相會。”

香珠接了，竟到園中來約王雲。王雲見香珠又來，忙問道：“小娘子此來，必有好音與小生也。”香珠笑道：“快來謝我，小姐已允與君相會。”王雲聞言，歡喜無極，就向香珠深深的一揖，道：“小姐怎樣應承？約在幾時相會？”香珠答禮，笑著說道：“小姐是不肯與先生相見，乃妾再三相勸，方纔應允。”隨出手書付與王雲道：“要知會期，觀此便知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娘子有此珍寶，何不早付，務要疑難小生。”香珠道：“這樣快了還嫌遲，以後我就……”王雲道：“小娘子以後就怎樣？”香珠笑著道：“我不說了。”王雲就拆書看道：

左調《玉蝴蝶》許英娘拜草

翰墨霞箋是錫，肅身靜覽，洞悉其章。士魁才端名表，茅屋生光。集古人揚眉吐氣，附當今學貫書香。天府中，英英俊秀，優為棟梁。淒淒囑音領命，會期今夕，月上東牆。素軀臨院，蒲柳村妝恐辱郎。夜沉沉，更籌待漏，思雅雅，乞述衷腸。羞遮斜鬢，祈掩彷徨。

王雲道：“深得文家之妙，不便稱呼，故此作詞。”隨向香珠道：“今晚小生夢想以待小姐駕臨，切不可失信。”香珠道：“先生放心等待。”說畢回去。復英娘不題。

且說王雲滿心歡喜，恨不得趕下一輪紅日，喚出玉兔東昇。偏是這一日天色更長，看看挨到日落西山，星月布天，一時間更點初交，人煙方盡，萬籟無聲。

不題王雲望眼欲穿，且說香珠見夜闌人靜，隨拿了鑰匙開了鎖，輕輕揭去封皮，來向英娘道：“小姐此時好去也。”英娘道：“羞人答答，怎好相見。”香珠道：“既為終身之事，何拒其相見之差。”被香珠祇是催逼，英娘無奈，祇得起身，也不施脂粉，真個是天生的袅娜。香珠開門引路，英娘隨後來到亭子裏坐下，香珠纔到王雲房外彈其窗道：“天上仙姬已降，何不跪接。”王雲聞言，忙走出來一揖，及至起來，又不見英娘，忙問道：“小姐在哪裏？”香珠笑說道：“先生何以這等情癡？小姐是在亭子上。你隨我來，放穩重些，不要象這個光景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曉得。”忙整整衣冠，恭恭敬敬，跟著香珠來到亭子邊，王雲卻迎月光，英娘窺見王雲風流品格，一表人材，暗想道：“他日必為棟梁之器。”隨側身背月而立。王雲就走入亭中，先有麝蘭撲鼻，祇見英娘側身站立，隨揖道：“小生渴慕小姐芳名，每欲想聆教益，怎奈男女有別，未能遂願。今宵得睹仙姿，如大旱之得甘澤，望小姐休作兒女之態。”英娘還禮答道：“妾也慮男女授受不親，因承先生殷殷賜翰，計於策劃，故不避嫌疑而來，望君諒之。”香珠道：“二位請坐下講，不用面東面西的站了。”王雲就在東坐下，英娘西首坐下，此時王雲纔見英娘的芙蓉嬌面，但見他：

不施脂粉出天然，淡掃蛾眉謫降仙。

語吐如鶯花外囀，風流月下更翩翩。

王雲一見，也覺魂飛魄蕩，隨道：“屢承小姐手教佳章。”英娘道：“妾無故勉力應教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聞得小姐的尊父母俱已去世，而且小姐又倚附他人，尚還待字，寧無妝台之歎耶？”英娘見問，慘然淚下，道：“蒙君垂問，縱然含冤亦無門可訴，妾之家嚴姓許，也曾出仕，是年妾纔五歲，渺茫記事，被李霸下山劫掠上山。那時父母年已望五，音訊杳然，諒亦不能存世。今日稱人為父，實是出於無奈。”說罷不勝悲咽。王雲道：“祇說是小生遭強徒之困，誰知小姐亦然，前雲小姐乃李霸之女，我道這強徒如何生得出這樣一個書香閨秀，實令人不信。今小姐久居山寨，有所慮乎？”英娘歎道：“君乃一男，因此尚然無為，何況妾是一女子？縱然有慮，終為無益。”王雲聞言，兜起了自己的歸心，向英娘道：“小生來之蹤跡，小姐自然盡知，希圖今夕之會者，請教於小姐，策一回鄉之計，幸勿見卻。”英娘聞言暗想道：“書生見面並無別說，就想歸計。他幾番懇切之由，從何而起？他畢竟觀我之動靜，試我之心術。”隨道：“先生欲得回鄉之計，此非一朝一夕之事，有巧處方可圖之，但妾有一言，欲訴與君，猶恐見笑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姐有言，見論何妨。”英娘欲言，又沉吟了半晌，纔道：“先生府上自然聘過名門，故將清白之言見卻。不然，君以名門貴裔，不褻攀妾。”王雲聽得英娘說出這一番言詞，就接口道：“小生親事雖有議，尚未納聘。前日滕賊將小生劫上山來，也為小姐親事。小生祇道是滕賊之女，所以將清白推之。若早知是小姐，就無這番饒舌了。”英娘道：“君初上山來，不知是錯。今已就裏分明，君亦無疑矣。妾欲與君永訂終身之約，莫以自荐卑微見卻。”王雲道：“雖承小姐垂愛，小生敢不聽從？日後倘得僥幸成名，即來迎娶小姐下山，成百年之好。”英娘道：“蒙不棄，是妾之幸。”香珠已在旁睡著，英娘喚醒香珠，向王雲道：“天將曙矣，妾要回去，明晚約君至妾處，另有相訂。”王雲諾諾領命，依依不舍相別。英娘也欲留連，香珠相促而去。依然將門照舊封鎖了，進房去安睡不題。

卻說王雲也回房去，雖然解衣就寢，在枕頭上想道：“世間祇有夢雲小姐，誰知又一個英娘更勝。有意不能一晤，無心反能成事，世間之事難於測料！”此一夜思來想去，不曾合眼。條忽之間，東方既白，紅日高昇，少頃起身。是日滕武寨中到了兩個客盜，滕武在他們面前稱讚王雲之能，以為寨中有人，隨來請王雲出去相見。王雲有英娘之約，再三相卻，滕武務必要請去。王雲無奈，也祇得勉強陪著眾人，晚間設席，直飲到二更方散。王雲心上一則有事，二來不勝酒力，被眾人你勸一杯，我勸一盞，竟也大醉，扶到床邊，倒身就臥不題。

且說英娘不知王雲去陪客，日間整治下幾品佳饈美酒，候王雲來小飲。到夜深時分，叫香珠去請王雲。香珠隨開了門去，到王雲門首，見燈火皆無，寂寂無聲，隔窗輕輕叫了幾聲，並無聲息，隨恨道：“少年子弟能無信行，怎麼到睡著了？”又聽了一會，全無動靜，隨恨恨而回。見了英娘，氣咻咻的道：“年少狂生，這等無信，他竟安然睡了。賤婢喚之數次，並無聲息。”英娘聞言，氣得長歎道：“一則是你賤人之唆，致使我受浪子之薄。正是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從此之後，汝再不許到園中去！與我收拾這個念頭罷！”香珠見小姐怨著他，默默無言，竟不到園中去了。

不說他主婢二人杜門絕跡，且說王雲一醉醒來，想起英娘所約之事，恨道：“誤盡大事，英娘不知我酒醉，祇說我是負心之人。”巴到天明起來，望香珠來說剖原由，再約來期，誰知香珠蹤跡杳然。王雲就如機上之梭，走出走進的想道：“香珠為何不見出來？是何緣故？一定為我失約。自古女子心專，見我未曾赴約，必然為此所恨，怎知小生因酒誤事！”自此以後，寢食不安。那正在九月初旬的時候，王雲心中一日一日愁恨，就懨懨成病，好生難度。這一番王雲臥病不題。

且說英娘雖然一時之忿，到底有些掛念，想道：“王生如此文雅風流，豈是無情之輩？又不好叫香珠再去問個消息，遂想出一個主意道：“此時園中菊花諒有，莫若叫香珠去看菊花為由，其中自有分曉。”主意已定，遂向香珠道：“園中菊花不知可曾開放，你去看看。若開了，可移兩種在盆內玩賞。”香珠知小姐差他看菊花是探聽王生消息，遂笑說道：“說過不到園中去的，如何小姐倒忘記了？”英娘道：“移菊花何妨。”香珠笑道：“無妨，賤婢去移花去。”說罷，一竟走到園中，見菊花果有兩種開的，就走到廳上去拿鏟挖花。不見王雲，祇聞得房中有些聲響，香珠就作嗽了一聲。王雲聞得咳嗽是女子之聲，忙起身往外一看，見是香珠，喜得向前問道：“小娘子為何數日不來，害煞小生也。”香珠見王雲容顏消瘦，甚是可憐，遂道：“先生還是因病失約，還是失約得病？”王雲道：“小生因失約

纔得病的。”香珠道：“你既失約，可負小姐之心，病就不該生了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娘子哪裏曉得，這樣屈情，皆因勝必生禍。小生承小姐同小娘子好情相約，真乃有幸。不期被滕賊務要扯去陪客，被眾人強勸了幾杯，竟喫得酩酊大醉，因此失約。連日又不見了小娘子到來，丟得小生這般冷落，所以懨懨成病，還望小娘子見憐。”香珠道：“小姐乃閩中英傑之女，期約先生不至，未免恨怒，所以纔閉門絕跡，哪裏曉得有這段情由。先生且暫寬心，待妾向小姐細剖此情，再當奉復。”王雲聞言，忙向香珠一揖道：“若得小娘子見愛，感情不淺。”香珠隨還禮，笑說道：“先生何多情耶？”說罷，遂移了菊花回去，竟拿盆去種菊花，王雲之事絕口不題。

英娘見香珠花已種完，尚無一言，暗付道：“難道不曾遇見王生？”遂問道：“移花去可曾遇見王生？”香珠笑著回道：“不曾遇見。”英娘見香珠含笑而言，必有緣故，遂道：“看我日後如何待你！”香珠道：“祇說王生負心，誰知為了小姐在那裏害病。”英娘驚道：“他自己負約，何以又為我生病？”香珠道：“前次不是王生之過，是大王拉他去陪客，被眾人勸酒喫醉了，所以失約。這幾日又不見我們的動靜，故此恨想成病。若然下去寬慰他，則恐害了王生的一條性命。”英娘道：“我疑這生不是負心之輩，你就約他今晚進來罷，再莫有誤。”香珠遂到園中來，向王雲道：“妾來特報佳音，今夕切莫再負！”王雲道：“承小娘子關切，小生自然在心。”香珠恐有人來，隨就進去。英娘收拾了房中，單候王雲進來。

條爾夕陽西墜，夜色闌珊，已是初更時候，英娘向香珠道：“你可去約了王生進來。”香珠暗笑道：“前日如何，今夕如何。”遂即開了門，走進園中，見王雲打扮的俏俏麗麗，在那裏走來走去，上前道：“打扮得好耶！”王雲喫了一驚，見是香珠，方道：“小娘子來了。”香珠道：“不要多言，隨我來。”王雲喜從天降，隨了香珠，一彎一曲，來到英娘外房，祇見琴書圖史，並無脂粉之氣。英娘遂在內房走出來，向東而立。王雲見了，身在浮雲，忙揖道：“前晚蒙小姐相約，不期遭其間阻，是小生粗心，乞為恕罪。”英娘答禮道：“前夕承君子允訂，故耳相約一決。”遂分賓主坐定，香珠捧過茶來，二人飲畢，英娘道：“妾雖承君子不棄，恐其口角之言，無以為信，所以有相約之舉。請君之示，一則釋妾之疑，二來恐君以妾為自荐，日後輕棄，令妾有白頭之歎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在難中，承小姐知遇之恩，豈有變易之理？但是小生在蘇有一門親議，倘若家慈定了，那時小姐如何？豈不是小生負義？”英娘道：“君就有五六佳人，妾也願居其末。祇是不棄妾於此，則感君之厚德。”遂喚香珠安排香案，二人對天同拜。誓畢，香珠見他二人已成好事，遂擺下佳饈。二人入席，對面坐下，香珠在旁斟酒，各相敬酬。你想，一個是俊俏才郎，一個是窈窕佳人，豈有不動情者！因香珠看有

才不可無德念頭，所以毫不相狎，惟有談論些古往今來詩文之事。王雲道：“小生羈絆於此，終非長策，小姐何以教我，得圖歸計？”英娘沉思良久，道：“君之歸計則易：日近重陽之節，年年眾頭目、大小嘍羅皆要去出獵登高，那時妾略施小計，可以脫離此山寨，但郎君去後，路阻山川、強人之險，一旦音信杳然，難免終朝懸念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此別，倘能僥幸成名，祇在三年之內，定來迎娶小姐。”英娘道：“妾居非其所，三年之別，倘一朝事變，那時禍起蕭牆，妾到底不知作何結局？”說到傷心之處，忍不住兩行珠淚落將下來。王雲道：“今日乃為婚姻之始，小姐何出此不吉之言？”英娘道：“非為不吉也，不得不慮。”香珠見他二人慮前慮後的，遂道：“小姐，今夕何夕，也不要過慮，若是前日王相公一上山時竟俯就了，也無這番光景了，今宵姑訂姻好，日後之事豈能預定？悲歡離合，上蒼自有定數。小姐祇生歡喜，莫作愁煩。”二人聽了香珠之論，方改愁容。英娘道：“雞已三唱，郎君可回去罷。妾有綾帕一方，上有俚言一絕，郎君收去，好為日後之驗。”遂起身到妝盒內取出，遞與王雲。王雲接來收下，自想無物答贈，祇有繡翠私贈之玉魚一枚，遂在身上解下，送在英娘面前，道：“這個玉魚是小生常佩之物，小姐可收下。”英娘遂拿起一看，果是玉魚，其光潤可愛，就收於袖中，王雲起身辭別，英娘亦起身相送，一同到園門首。英娘道：“初八之夜，再約郎君會於亭中，還有一言相商。”王雲點頭道：“小生之歸計，小姐千萬在意。”英娘道：“此事妾已安排，何用郎君費心。”遂命香珠送王雲到花廳方回來關門，同英娘進房安寢不題。

卻說王雲來自己房中，將英娘所贈的綾帕取出，鋪於几上，道：“夢雲有一方綾帕，誰知英娘也有一方綾帕，甚為奇異。”上有一首《落花詩》道：

春風花老囑誰憐，點點殘紅落地妍。

片片香魂明月伴，如何不墜在池邊。

許氏英娘詠落花之句

王雲吟了幾遍，稱讚不已。又歎道：“雖然今宵得此佳人，祇怕日後還在鏡中，總是我王雲婚姻之魔。”遂滅了燈，安寢不題。

卻說滕武到了初八這日，聚集大小嘍羅在廳，道：“明日是重陽之節。汝等各要整備衣甲鞍馬，旗幟鮮明，好到北山採獵登高。敢違令者，定按軍法！”眾嘍羅合寨去整備不題。

且說英娘到了晚間，叫香珠開了園門，一同到亭子上來。誰知王雲先在亭子上相候了，見英娘走上亭子來，就上前一步，揖道：“小生有何德能，敢勞小姐垂情。”英娘答禮道：“說哪裏話來，君之事即妾之事。計策已經排定，若明早滕賊來請郎向北山登高，郎君可託病不起，隨他自去。那時妾著人送郎君下山。”王雲道：“有費小姐清心。但是此別之後，未知會期何日，寧不叫人腸斷。”英娘道：“郎君此去之後，諒來音信不能聞問。然而知妾諒妾者惟郎君一人，此去稍能得意，可早來迎妾，久之必生他變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去雖去了，倘滕賊回來查問，將何以對？”英娘道：“妾自有發付，郎君不必慮此。”王雲道：“諒來明日匆匆，不能面別，小生就此拜別小姐罷。”二人遂一同拜畢。王雲道：“小生去後，小姐珍重貴體，毋以小生為念。”英娘哽咽不能言語，惟道：“郎君前途珍重。”灑淚而回，香珠也不勝淒然。正是：

淑女憐才結好音，感離情切過傷春。

依依款致情珍重，始為難期翠黛顰。

到了次日重陽，滕武進來請王雲去登高。纔走到房門前，祇聽裏面呻吟之態，忙走向床前問道：“公子為何這等模樣？”王雲道：“得罪大王。小生不知何故，昨晚偶然抱病，好生難過。”滕武道：“公子莫非受些涼了？”遂命烹姜湯來解寒。王雲道：“多蒙大王費心。”滕武道：“今日是重陽佳節，特來相請公子去採獵登高，不期又有貴恙。”王雲道：“承大王美意，諒不能奉陪矣。”滕武遂喚丁老伺候，道：“倘公子要茶湯之類，須要小心應酬。”丁老領命。滕武到底是個粗人，哪裏曉得王雲是計，見王雲在床，祇道是真病，遂出去點齊嘍羅，帶了犒賞之物，滔滔望北山而去。

英娘知滕賊已去，吩咐廚上安排幾席酒饌，又向香珠道：“這是棉衣一件，白銀十兩，可拿去交與王生，叫他小心前去。可再對王生說：‘莫忘了良宵重誓！’可叫汝父送他下山，指明去路，速速回來。”香珠領命。來到園中，向丁老道：“爹爹，你可曉得這王相公的事麼？”丁老道：“我也曉得些，”香珠道：“你還不知深細，他說起來是小姐的哥哥。如今要瞞著大王送他下山，要爹爹一行送上大路，作速回來。倘大王回來查究，祇說王相公病好，起來去趕大王的便了。”丁老道：“是了。”王雲在房聽得這一番囑咐，滿心歡喜，遂起身下床。香珠進來道：“郎君可曾打點麼？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惟有此身，並無打點。”香珠道：“小姐命妾致意郎君：‘前途珍重，不可忘卻良宵之約！’這包內是棉衣一件，與郎君御寒；白銀拾兩，為途中之用。”王雲道：“若忘了小姐之德，非禽獸而何？祈小娘子轉致小姐。”說罷淚下，香珠亦流淚道：“郎君此去，地北天南會期未卜。願郎君專心進取功名，也不枉妾一番心計。縱然日後相逢，妾之存亡不未知若何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娘子說這不利之言，反助小生的愁腸了。”香珠道：“郎君前途保重！”說罷放聲大哭。王雲含淚揖道：“小娘子不必悲傷，會期有日。”香珠道：“郎君若聞廳上鼓聲即行！”說罷，含淚別去。英娘見香珠眼俱哭紅，不覺自己亦淒然淚下。香珠道：“王郎同父親俱已約候，但聞廳鼓響，就起身了。又叫賤婢致謝小姐。”英娘遂命人傳令至外，“凡在寨中並守關隘將佐、大小嘍羅，皆來慶賞。但鼓起三通，俱要到廳。如有違令不到者，以軍法從事！”眾嘍羅聽得犒賞，無有不到者，一聞廳上升鼓，眾皆齊集，謝過小姐，竟樂然大飲，哪管他關隘、倉房。王雲聽得鼓響，叫丁老背了包袱，竟下山來，並無一人阻擋。行了半日，方到大路，丁老向王雲道：“相公已上大路，前去便是宜興。”遂將包袱遞與王雲，丁老回山去訖，王雲一人取路前行。祇因此去，又續了舊日風流歡喜，喪卻了椿萱煩惱。畢竟不知王雲怎生到家，且看下回分解。